



新生命叢書

乙種

蘇俄黨爭之解剖

高晶齋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高晶齋著

蘇俄黨爭之解剖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序

——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意義和態度——

第三國際所領導的所謂世界革命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我們現在已經很明白的看出來了。但是現在第三國際還不拋棄他的傳統的破壞政策，而且現在仍然秘密的在精神和物質上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各地殺人放火，暴動搗亂。我們對於這個自稱領導世界革命的第三國際，當然不能不注意了。名義上第三國際雖是各國共產黨的總機關，實際上還不是在蘇俄共產黨指導和支配之下嗎？第三國際中的派別也是蘇俄共產黨內派別的反映，第三國際的命令就等於蘇俄共產黨的命令，第三國際的政策也是蘇俄共產黨決定的。假設我們要知道第三國際的派別，和推知第三國際的根本政策，尤不得不研究蘇俄共產黨的派別和政策了。現在蘇俄共產黨內的派爭已達激烈的時期，換句話說，已達到了正統派（史達林派）用武力公然壓迫和摧殘反對派

(杜洛斯基派)的時期了。最近操權的正統派領袖史達林已把反對派的領袖杜洛斯基驅逐出境了。他們現在的實際行動上的鬥爭是因為兩派各持己見，不肯犧牲自己的主張。現在反對派雖想公然的激烈的反抗中央，但處於正統派的淫威之下，很難活動，愈加反抗，受正統派的處分愈加嚴厲。兩派理論鬥爭的劇烈時期，似乎已經過去了。可是我們要了解他們兩派實際行動的傾軋，就不能不知道兩派的主張怎樣不同，兩派的意見怎樣分歧了。

復次，目下反對派正是遭受正統派慘酷壓迫的時候。據現在得到的消息，政府時常逮捕反對派的黨員，並且往往一次逮捕數百人。其中稍微積極的分子，就被放逐到荒涼的西伯利亞或國外去。一般人往往對於受壓迫的人表示同情，而示左袒，但我們研究蘇俄共產黨內派爭這個問題的時候，應當免除這種通常的情感作用，而採取一種嚴肅的批評態度，處處根於事實，加以論述，不要偏袒這派，薄待那派。現在我們時常批評的和反對的是整個的共產黨，批評的和反對的共產主義是整個的

共產主義，對於整個共產黨內的各派，對於奉信同一共產主義而採取大致相同的根本政策的各派，當然應當而且必須採取同一的批評態度，決不要偏袒任何一派。換句話說，我們研究蘇俄共產黨內正統派與反對派之理論的鬥爭時，必須採取科學的公正的態度，用科學家的公正態度和歷史家的客觀態度，加以分析和批評。有許多稍微知道俄國共產黨內派爭的及受了反對派宣傳的影響很深的人，談起反對派的領袖，便有敬仰傾慕的意思，並且有時藉反對派的立場，批評正統派的理論，這是完全不對的。但現在中外的確不乏這樣的人。站在我們的立場，根據我們的主義去加批評，這兩派中無論那一派的理論都是不對的。他們統統認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共產主義兩個必須依從的完善方法，他們統統認定馬克思主義是他們的聖經寶典，絲毫不能懷疑和違背的。我們對於這兩派怎能採取厚此薄彼偏甲袒乙的態度呢？

最近之國際政治

樊仲雲著
實價一元

資本主義之發展及其沒落

朱新繁著
實價六角

國家論

陶希聖譯
實價六角

法律學之基礎知識

陶希聖著
實價四角

新生命書局最新出版

社會主義社會學

薩孟武譯
實價九角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

樊仲雲譯
實價五角

各國革命史

文聖舉著
實價八角

蘇俄政治制度

施伏量譯
實價九角

蘇俄黨爭之解剖 目錄

序

- 一、過去和目前俄國共產黨內派爭的實際狀況
- 二、正統派與反對派之形成及其勢力
- 三、反對派與少數派及社會民主派
- 四、目下反對派與正統派的內部分裂
- 五、正統派與反對派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爭論
- 六、關於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論
- 七、關於蘇維埃國家之社會性質及蘇維埃社會之階級的辯論
- 八、關於俄國共產黨內的小組織以及俄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之關係的辯論

九、兩派關於新經濟政策和農民問題的辯論

十、兩派關於國營工業國家資本主義和工人問題的辯論

十一、關於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爭論

附錄 放逐之經過 (Leon Trotsky 自述)

蘇俄黨爭之解剖

高晶齋著

一 過去和目前俄國共產黨內派爭的實際狀況

蘇俄黨爭之解剖

現在蘇俄共產黨內派爭的劇烈已到了極頂了。我們從正統派領袖史達林驅逐反對派領袖杜洛斯基出境以及命令全國各級黨部檢舉和逮捕所有反對派的黨員就推知兩派鬥爭的劇烈，而且斷知反對派勢力增加而使正統派的領袖害怕起來了。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鮑爾雪維克（Bolsheviks 多數派之意）的共產黨內就發生派爭，不過那時不是現在的正統派和所謂聯合反對派公開的理論鬥爭，只是共產黨內一部分人對於中央及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滿，稍加批評罷了，那時還說不是實際的鬥爭。一九二四年以前反對共產黨中央和政府之政策的人，也不在少數。當時也曾形成了幾個反對他們中央的派別，而杜洛斯基派在當時還是獨立的一派。一九二

四年正月列寧去世後，蘇俄共產黨內各派自由而公開的批評中央的政策，當時在他們黨內便發生公開的自由的理論鬥爭了。

一九二一年俄國政府頒佈新經濟政策後，列寧 (Lenin) 和杜洛斯基 (Trotsky) 關於農民問題的激烈討論，和駁辯，就是蘇俄共產黨內很劇烈的一次理論的鬥爭。當時列寧並沒有限制或禁止杜洛斯基和他駁辯，而且列寧還贊成和鼓勵共產黨員間理論上的互相討論和批評。依列寧的意思，黨內主張不同的各部分人互相批評自由討論，對於黨的前途是有幫助的。所以列寧認為黨內主張相同的人之暫時結合 (Bloc) 是可以形成的，但小組 (Fraction) 就不能存在於黨內了。主張相同的人結合起來，以備和黨內其餘主張不同的人作共同的討論相互的批評是可以的。並且討論和批評只是言論的辯駁，而是在統一的組織系統和範圍以內舉行的，但黨內小組就不同了。黨內小組是破壞黨的組織系統和黨的中央威信的組織，小組的活動就是為少數人的利益而活動，並且也破壞整個黨的統一組織。因為列寧認為主張

相同的人之暫時結合以求實現不違背黨的主義之政策，只要在黨內組織系統和範圍以內，是不違背黨的利益的。所以當時並沒有用威權去壓迫批評蘇俄共產黨中央的那派人，並且列寧自己採取互相討論的方法，和杜洛斯基辯論新經濟政策的問題。一九二四年正月，列寧去世後，中央的一般所謂領袖如史達林和布哈林（Bukharin）又繼承列寧的遺教，和接受列寧的見解，和杜洛斯基派作激烈的理論鬥爭了。但是同時共產黨中央的這般領袖聲言：公開而自由的討論只限於一九二四年，過後就不準再有人當衆公開的批評中央的政策。因此，杜洛斯基就批評中央這部分人實行拿破崙式的專制政策，並且提出打倒黨內官僚化（Bureaucratism）這類的口號。要求黨內民主範圍的擴大。但當時杜洛斯基一般人的意見不爲中央那派人所採納，仍不準黨內公開的討論和自由的批評。杜洛斯基怎肯就此罷休呢？這般反對派的意見，就是，藉合法的手續傳到中央，而中央的領袖並不採納，他們當然要用公開批評的方法訴於黨的所謂同志和國內廣大民衆了。同時手握大權的所謂中央領袖想法限制

各個反對派的言論，但反對派怎能受言論不自由的束縛和壓迫呢？一九二六年鮑爾雪維克共產黨內各個反對派就聯合起來組織所謂聯合反對派（Combined Oppositional bloc）自從各個反對派以杜洛斯基爲中心聯合起來以後，正統派更加設法對付這般所謂破壞黨的罪魁了。一九二六年夏，蘇俄共產黨取消金諾維也夫（Zinoviev）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不久就又取消他們的中央委員的資格。同時，正統派的領袖聲明：反對派的領袖若再從事反對中央的活動，中央就要開除他們的黨籍了。所以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聯合反對派的領袖如杜洛斯基金諾維也夫叟爾尼考夫（Golnikov）卡米涅夫（Kameniev）克魯普斯卡亞（Krupskaya）等就在俄國共產黨的中央言論機關真理報（Pravda）發表宣言，大意謂：反對派是相同主張的鮑爾雪維克黨員的結合，並沒有破壞過黨的組織。無論如何不能犧牲自己的主張，但聲言，以後不做組織範圍以外的活動。從前所以稍越組織的規範的原因，就是由於正統派的過度壓制。他們這個宣言只是表明他們以後不做組織範圍以外的活動，

但還是保留他們自己的主張，始終不能放棄的。自從反對派這個宣言發表以後，正統派便以為得到一部分的勝利了。依正統派的意見，反對派宣言放棄組織上的工作豈不是投降的第一步嗎？他們便以為只要再壓迫着反對派犧牲了自己的主張，就算是得到完全的勝利了。

一九二六年正統派和反對派辯論的特別激烈，便引起正統派發威的心火來了。因為在蘇俄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對派沒有得到勝利，反對派打算藉着代表大會的機會，取得各地代表的同情。反對派的領袖金諾維也夫卡米涅夫等都出席演說，闡明自己的主張，但多數代表是在正統派勢力之下，反對派怎樣能有轉移這般代表之傾向的力量呢？在大會上卡米涅夫出席演說，指出俄國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後所生的危機，並謂自從一九二一年俄國頒佈新經濟政策後，城市的私人資本和鄉村的農民勢力增加的很快，而中央尙巧辭掩飾這種危機。依卡米涅夫及其餘反對派內多數領袖的意見，城市私人資本和鄉村農民勢力澎漲，無產階級的勢力就減

削，而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搖動，所謂社會主義的建設就沒有保障了。但正統派對於農民的利益亦多方加以照顧，對於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不肯嚴刻的限制，所以反對派指謫正統派掩飾私人資本，增長農民勢力膨漲的危機。一九二六年初，俄國共產黨代表大會之後，反對派內別的一個領袖金諾維也夫著了一本書名為我們的爭執，批評正統派所取的政策。一九二六年春以前，反對派以列寧格勒真理報（*Leining*

at Pravda）為言論機關，與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央言論機關真理報對抗，但以後正統派就把該報的編輯部完全改組，有點反對派臭味的編輯都被撤差。此後，反對派便沒有公開的言論機關，只有藉各種民衆集會或黨的會議之機會，宣傳自己的主張。但不久中央又限制反對派出席任何的公開會議反對中央的決議及政策，並且各種報紙也不登載反對派領袖所做的文章。假設正統派領袖如史達林布哈林等所做關於駁斥反對派的論文，中央及政府的機關報馬上登出，但反對派領袖答辯的文章就被編輯先生們投到紙簍裡去了。有時反對派一般人所做的文章未被登出，但駁斥他們的

文章就先登出，以致一般讀者不得讀到反對派領袖們的文章全部，只是看到正統派那般人在批評時所引的零瑣句子。難道反對派就這樣的奴隸成性不加反對嗎？中央不準他們公開活動和宣傳，他們就秘密開會，甚至走到莫斯科附近的森林中，討論應付的方法，並且時常印散傳單和小書指斥中央的錯誤政策。反對派這種秘密的活動，更加引起正統派一般先生們的心火來了。一九二六年反對派的黨員被開除者不少，及至一九二七年反對派被放逐開除者更多了。杜洛斯基一般反對派的領袖始終不肯屈服史達林，並且時常詆誣正統派。而在十一月七日俄國舉行十月革命的十週年紀念，杜洛斯基就乘機煽動民衆反對中央，以致正統派忍無可忍，決定了對付反對派的嚴厲手段。杜洛斯基亦於一九二七年末被開除黨籍，不久就被放逐出去了。並聞現在杜氏已被驅逐出境。

一九二八年兩派的傾軋和鬥爭更加厲害，正統派組織所謂『肅清官僚委員會』對付反對派。爲什麼一九二八年兩派實際的鬥爭這樣厲害呢？近來和最近的過去俄

國發生穀荒，農民困苦異常，對於政府常表不滿，反對派便想利用農民憤激之情，再肆活動，反對政府。自從一九二一年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農業逐漸恢復，而輸出的穀物亦年年增加。但自一九二六年起，俄國輸出的穀物逐年減少，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輸出之穀物每年平均計有七，八〇〇，〇〇〇噸，但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中間，就只有二，五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九月更爲減少，僅有五〇〇，〇〇〇噸。依正統派的意見，輸出穀物的減少，不外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農民的生活改良，自己用的好麥子加多，而俄國輸出之麥多爲小麥，農民自己用的白麥（小麥）既然增加，輸出的額數當然減少了。第二，革命前大地主存在，而大地主又從事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穀物易於集中，輸出外國時不難集聚，當然革命前輸出之麥較革命後爲多。就是革命後實行了新經濟政策，鄉村富農的勢力很大，而貧農無資耕種，把地租於富農（Кулак），那時出產的穀物也因生產比較集中而易收集。但近來小農勢力增加，他們多是耕種分得的土

地，就是出產的穀物超過自己的需要，但國家輸出穀物時也不易集聚。這就是正統派一般人解釋近來俄國穀物輸出逐漸減少的意見。不過這個意見是爲着自己政策的辯護，實際上不是由於正統派所說的那兩個原因呢。爲什麼蘇俄穀物之輸出逐漸減少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大的原因是由於中央及政府的錯誤政策。現在蘇俄的農民不得隨意規定麥子的價格，農民麥子的出售全依國家規定的價格。但政府因爲資本缺乏，不能增加工資，因此就不得不保持農產品平低的價格，使工人不致因生活資料騰貴而要求增加工資。同時國家要擴大國家工業的生產，不得不增加資本，國家工業的出產品的價格定的很高，國家就可得利潤而用之於擴充國家工業了。在這種政策之下，農產品價低工業品價高，便是自然的結果。農民處在這種環境之下，當然不滿意了。他們以爲自己出力很大，生產的穀物賣不了好多錢。若買工業品，又須出高價，因此便沒有積極生產的興趣了。結果就是農產物之減少，輸出的穀物當然隨之減低了。杜洛斯基爲主張重工輕農，今竟倡言政府壓迫貧困農民，並指斥